廣豔異編

廣豔異編卷之三十二

印月軒主人彙次

鬼部一

王秋英傳

韓夢雲福清諸生也嘉靖甲子授經於邑之藍田道過石湖山見遺骸焉哀而掩之其夜宿於藍田書舍忽聞異香滿室頃之一童子入門投刺曰娘子奉謁 雲愕然則人已立燈下斂衽而拜曰妾蕢里之纍也委身草莽二百年於茲矣君子厚德惠及骼胔靜言感念啣結焉忘[illegible]小圖用伸寸報遂出袖中彩幛一軸以遺之題其[illegible]

烏啼春夢雲鬟折拜受因詢其家世麗人曰妾楚人也姓王氏名秋英滄容其別號也父曰德育元至正間以兵曹郎參軍入閩妾從父之任見執強寇至石湖山不忍受汚投崖而死冀着車騎臨況躡踵相從此亦夙世因緣非偶爾也因與夢雲共談言如懸河夢雲曰卿能詩乎曰惟先生命於是啟齒微吟曰咄咄復咄咄二百年來滯閩越回頭往事付空華淚逐西風寒刺骨當時恨不早見幾扁舟一葉隨裏歸海上風煙驀地起一家骨肉隨流水渺渺殘魂寄荊石岩花開花落古猶今相逢此日無它物贈爾平生一片心夢雲聽賞久之遂與伉儷之私枕上作滿江紅一

閱曰偶賡銀河褱時暫雲收雨歇枉做巫蒼溪頭一場轟烈江山風雨百年心家國存亡千里月姣今宵勾引楚藤又添淒切煙花恥應難雪雲雨債何時滅只為塵緣把白瑜玷缺高唐夢裡情如海望帝山中淚成血羞覩著嫦娥長自在瑤瑤闕比曉起謂夢雲曰妾以感遇之故失身於君惟君始之終之君之惠也不者曲且在君妾何敢言遂飄然而去自是數日一至則究校經籍揚榷古今意[illegible]如也是歲之冬夢雲歸自藍田獨坐於其家之小樓秋[illegible]遺向者之童子遺以詩曰朔風振撼似瀟湘滿樹歸[illegible]夕陽不見王孫停驂馬惟聞牧豎喚牛羊荒山野水[illegible]長

夜懶髮疎容怯凍霜漠漠陰雲愁黯黯幾時相對一燈春
夢雲乃以除夕設主於樓薦以酒饌其夜秋英盛粧飾而
至與夢雲燕飲酒酣凭雲肩作臨江仙一闋曰燈火滿城
鳴竹爆家家妝拾殘年春陽初轉動朱絃金爐香幾縷裊
裊散輕煙又人事天時又一歲迎春送臘開筵多情杯酒
更烹鮮殷勤斟玉斝相對淚潸然明年寒食夢雲復推病難
柰過秋英墳上少頃秋英至設席藉草謳唱相和夢雲以
巨觥酌秋英曰今日之樂千古一時可無片詞以紀盛事
於是秋英乃作瀟湘逢故人慢一闋曰春光將暮見嫩柳
拖煙嬌花帶霧頃刻間風雨把堂上深恩閨中遺事鑽火

留餘都付却落花飛絮又何必挈盤提壺鬬草踏青載路子規啼蝴蝶舞遍南北山頭紙灰綠醑奠一丘黃土嗟漫角飄零湘陰凄楚無主泉扃也能得有情雞黍書用聲吟落梅花又帶離愁歸去因謂夢雲曰妾懷君之子今將免身矣當歷君家食以生人乳少許乃可育於人間也遂與夢雲並轡同歸夢雲妻子皆安之客有問及澹容前身者以詩荅之曰地老天荒一化人寒煙衰草度芳晨冥冥渺渺生死豈有前身與後身其二曰氣筑瘦䰢瞿寒流偶爲塵綠世外遊莫道此生原不滅生生滅滅一浮漚後[illegible]

餘歷一丈夫子時乙丑年四月十八日也夢雲書[illegible]

費倫覓人乳以食之於是里人求觀者如堵矣秋翼乃繪夢雲曰神奇之事愚者駭焉兒育於君恐招物議矣盍寄楚寄兒於楚人後十八年圖與相見未晚也乃作留別詞曰兩年驩會夢魂中聚散人間似轉蓬歲月無情催去燕關河有信寄來鴻劍沉延浦光終合瑟鼓湘靈調自工它日扁舟尋舊約夕陽疏影楚雲東遂將兒雛升屋而去忽一日遺夢雲以詩曰處處青山叫子規家家乳燕鑄芹泥獨棲知々千山外遙望白雲雙眼迷是後每歲巧夕一過、、

嘗作滿江紅一闋曰暮暑誰收秋聲報梧桐一葉又聽得蛩泣階除雁啼沙磧清光正寄本無塵無柰姮[illegible]

遡素魄意難忘倏忽馭懸輪尋舊約柳風疎歡情折芳路
冷離愁結這滴滴丁丁不堪苦咽夢魂河漢隔年期胥[illegible]
關山千里別兩關情極因楚山雲龍江月迢至萬曆壬午
遺書夢雲招之入楚曰兒寄湘陰黃朱橋今弱冠矣君得
無意乎妾請為鄉道脈間賦得長相思二篇請教其詞曰
長相思相思長獨鶴高飛九廻翔楚天嘹唳驚胡霜側身
東望淚沾裳思君開阻天一方欲往從之河無梁臨流欲
迴川無航江東渭北恨參商安得共此明月光長相思相
思長其二曰長相思相思長寒蛩唧唧九廻腸中夜為君
起徬徨期君不至倚胡床哀草滄煙漫隴襄願言載道[illegible]

[illegible]婿扁舟一葉過武昌身隨鴻雁度衡陽無令戚戚瀟湘
湘長相思相思長是年夢雲不果行明年乃行自洪塘買
舟秋莫已先至矣與之同寢處它人莫見也及至湘陰果
有苗朱秋秋行湘陰豪宗也有三子曰鶴算鶴齡鶴鳴鶴算
得之神女叩門授兒忽不見以白布裹兒也而題以血書
曰血書曰尺帛裹啼兒抱送君家好護持乙丑之年辛巳月
甲申日未丑初時閤生楚是人非幻陽氣陰胎事亦奇莫
遺頭蛉難似我思深還有鄭恩期未書十八年後閱有韓
夢雲來此其子也及夢雲至相視愕然夢雲具道其詳朱
翁大駭鶴算持父哭幾不自勝是時鶴算已婚易氏女不

卧從父之閩夢雲遂留　十日而別狀英乃從夢雲大
閩閩士大夫及當道諸公往來玉縣卜事求詩者踵相接
也萬曆癸巳年秋英謂夢雲曰妾以冥數得侍巾櫛不自
韜斂藉藉人間今者冥官公如雲答之則事涉渺茫不答
且歸君然亦塵緣已盡吾將從此逝矣夢雲及妻子聞之
驚愕挽留狀英亦揮涕而別於是合家皆號慟爲之舉喪
今遂寂然

游會稽山記

天順年間有鄒生者名師孟字宗魯慶元縣人年二十一
丰姿貌美善會吟咏博學才高素聞杭州有山水之勝

湖之景遂乃令僕携琴囊書劍以往觀之凡遇勝跡名山琳宮梵宇無不登臨遊之又聞會稽山以爲天下第一奇觀遂策馬往遊愛其秀麗下馬步行進不知止頃間斜陽歸嶺飛鳥爭巢天已將晡退不及還正躊躇間忽然叢林之内燈燭熒煌漏光窗戶生意爲庄農所居乃過其光處趨投宿不覺到門户庭莪街衢數十蒼松翠竹交雜左右乃一巨宅也俄有一青衣童子自内而出與生近前而揖曰失路至此欲假一宿未知尊意如何青衣入報出復命曰主母已久請先生入内相見生隨之而進只見屏榭重欄扉簾開發卻引至中堂但見一少年美人盛粧危坐其顏

色如花見生降榻祇迎生女相見禮畢分賓主而坐青衣遂捧茶至茶畢美人啟唇致問鄭生貫告鄉貫姓名美人即呼侍妾設酒以待但見殽醴馨香迥異塵俗傍立二美姬身衣錦繡手執檀香拍板歌天僊子詞一闋以侑酒詞曰金屋銀屏疇昔景唱徹雞人眠未醒故宮花落夜如年塵掩鏡笙歌靜往日繁華都是夢　天上曉星牛破頭明滅孤燈隨隻影翠眉雲鬢蘭麝席空嘆省成悲哽無數暮紅堆滿徑歌訖美人潸然止之曰勿歌此曲徒增傷感生起坐致問口儛娃高姓閥閱何郡郎君何人美人顰蹙曰吾本娃花名喚麗春臨安府人也僑居於此二百餘年矣

趙禖表字成淳與妻為夫婦十年而卒妻今寡居每言吾有人能詠四季宮詞者以稱妻意不論其門戶高下即與成婚杳無其人不知先生能之乎生曰但恐鄙陋有污清聽遂濡筆而吟四絕云其一曰花開禁院日初晴深鎖長門白晝清側倚銀屏春睡醒綠楊枝上一聲鶯其二鎖窗倦倚長乘斜粉汗凝香濕絳紗宮禁日長人不到笑將金剪剪榴花其三桂叶清香滿鳳樓細腰消瘦不禁愁朱門深閉金環冷獨步瑤堦看女牛其四金爐添炭燭推紅碎剪瓊瑤亂舞風紫禁孤眠長夜冷自將錦被傍熏籠下筆立成四景宮詞不加點綴美人日詠此宮詞若身處其地者

真佳作也妾今半年無主形影相弔幸遇君子才華出衆意不違誓願托終身君亦不可異心妾身更無外慕從茲偕老永效于飛生起致謝已而夜靜酒闌彼此忘懷笑語歡謔挨肩携手淫情各熾遂入室解衣就寢至於情濃意而相歡合口送丁香極盡綢繆美人就枕上吟詩一律詩曰

幽閑深宮幾度秋粧臺塵鎖不勝愁故園冷落凌波襪塵世經添海屋籌陰伉儷諧陽伉儷新風流是舊風流追思向日繁華地盡付湘江水上漚

自是生與美人情好日密每旦令生居於宅內不容外出將及一年矣忽日美人對生語曰燈前對酌盡此之歡涕然淚下如雨生曰深蒙不

奔南陽王成雖六禮之未行諒一言而已定儷娥何故發悲美人曰本欲與君共期偕老不料上天降罰禍起蕭墻今夕相聚此一歡明朝永別君宜速避不然禍且及君生固問之美人終不肯言但悲咽流涕而已生以温言撫慰復相歡狎美人長嘆吟詩一律詩曰倚玉偎香甫一年團圓却又不團圓怎消此夜將離恨難續前生未了緣豔質豈成燼之土風流盡化綺羅煙誰知大數門關盡人定如何可勝天道次日黎明美人急促生行生再三留意不勝悲愴行未數里忽然玄雲蔽空若失白晝生急避林中少頃雷雨交作霹靂一聲火光遍天已而雲散雨收生復往其

處視之則華屋美人不知所在只見傍邊有一古墓被雷所震枯骨交加骷髏震碎中流鮮血生大恐懼急尋舊路回至寓所詢問諸人鄉人言曰此處間有花麗春者乃宋度宗之嬪妃其墓亦在此山之側生因憶其言所謂姓趙名棋即度宗之諱名而咸淳乃其紀年又况宋之陵寢俱在此山而自宋咸淳年間至我朝天順年間實在二百餘年其怪即此無疑矣急治裝具回至慶元縣備以前事白之於人衆皆驚異生感其異情不復再娶後脩煉出家遊雲夢各省將家業廢盡遂入天台山再不復返不知所終矣

趙合

進士趙合貌温氣直行義甚高太和初遊五原路經砂磧覩物悲吹遂飲酒與僕使並醉因寢於砂磧中宵半醒月色皎然聞沙中有女人悲吟曰雲鬟消盡轉蓬稀埋骨窮荒無所依牧馬不嘶沙月白孤魂空逐鴈南飛合遂起而訪焉果有一女子年猶未笄容色絕代語合曰某姓李氏居於奉天有姊嫁洛源鎮帥因往省焉道遭党羌所虜至此撾殺劫拔首飾而去後為路人所悲掩於沙內今經三載知君頗有心義儻能為歸骨於奉天城南小李村即某家扮揄耳當有奉報合許之詰示其掩骼處女子感泣告

六合遂收其骨包於橐中伺旦俄有紫衣丈人躍騎而至揖合曰知子仁而義信而廉女子咨祈尚有感激我李文忱尚書也元和十三年分守五原為犬戎三十萬圍逼城池之四隅兵各厚數十坐連弩灑雨飛梯排雲穿壁決壕晝夜攻擊城中負户而汲者矢如蝟毛當其時捍禦之兵纔二千激厲其居人婦女老幼負土而運者不知寒餒犬戎於城北建獨腳樓高數十丈城中巨細咸得窺之其遂設奇定計其樓立毀羌酋驚然以為神功又語城中人曰慎勿折屋燒吾且為汝取薪積於城下許人鈎上及太險稍晦即聞城之四隅多有人物行動聲沄以夜攻城城中

慴慄不敢暫安某曰不然潛以鐵索下燭而照之乃空驢牛羊行嚙其城兵士稍安又兩北隅被攻摧十餘丈將遣啓悔群胡大喜縱酒狂歌云候明晨而入某以馬弩五百張而擬之遂下皮墻障之一夕併王牆築不使有聲將之以水時嚴寒來日氷堅城之瑩如銀不可攻擊又羌酋某大將之旗乃贊普所賜立之於五花營內某夜穿壁而奪之如飛衆羌號泣誓請還前所將之人而贖其旗納其老幼婦女百餘人待其盡歸然後擲旗而還之時邠涇救兵二萬人臨其境股慄不進如此相持二十七日羌酋乃遙拜曰此城内有神將吾今不敢欺遂卷甲而去不信宿逮

宥州一晝夜而攻破其城老小三萬人盡遺虜去以此利
害則余之功及斯城不細但當時賞爵無章不得仗節出
此城空加一貂蟬耳余問　䘵常大夫舊築一堤將防水
潦後三十年尚有百姓及廟問周公感其功而奏立德政
碑哉然若余當時守壁不戀城中之人盡為羌胡之賤隸
豈存今日子孫乎知子有心請白其百姓諷其州尊與立
德政碑足矣言訖長揖而去合既受教就五原以語百姓
及刺史俱以為妖不聽惆悵而返至沙中又逢昔日神人
謝曰君為言五原無知之俗刺史不明此城當有大災者
與祈求幽府吾言於五原之事不諧此意亦息其禍不遠

旬而及矣言訖而沒果如期災生五原城䧟死萬人老幼相食合挈女骸骨至奉天訪得小李村而葬之及明日道側遇昔日女子曰感君之義吾之大父乃貞元中得道之士有演參同契續元經子能爲之龍虎之丹不日而成矣合受之女子已沒合遂捨家究其玄微居於少室燒之一年能使瓦礫爲金寶二年能起死者三年餌之度世今時有人遇之於嵩山耳

張氏女

楊州鹽商張某陝西人挈少子居旅邸其暫還鄉丁寧老僕善調護而郎君既經時僕見其貌殊瘦詢其隨身童子

云每夜深有美女從窗而入未明即去僕謂童子盍取伊物件為驗童俟女就寢竊一紫羅鳳鞋與僕僕徧訪無所遇而張生病矣後因縫人某甲至示之以鞋甲愕然曰若從何得此僕語之故而問焉云去年在巨族某氏為其次女作嫁時服一日忽有女子立屏間招我度量身材便覩記其鞋巳而主翁怪衣裳短狹減工價謂余誣其女出閫閾莫能辨也今據此究之即引僕詣其家傳鞋於內託言為樣求售翁見而驚曰此殯吾長女之具必盜墓得之欲執兩人聞官始吐實翁未信往扣張生生道其姿容服飾真翁亡女也遂發墓見棺之前已有巨竅若有物出入[illegible]

啟棺之則面色如生一足無鞋矣翁怒而焚之張生德是病愈

虞秀才

陸次孫家閘門下塘有琴川吳氏僦其旁室居焉其女美而知書解詞曲雅好樓居倚欄吟眺甚適也既而徙上塘過期不偶憂思成疾死死後五年次孫延崑山虞秀才廷臣教子館於此樓一日戲謂虞曰此吳家小娘子所居餘香猶在也今君孤眠長夜得無憐而至乎虞年少子聞之恍然迨夜入房則此女在燈下遂神迷心蕩相與綢繆自人無夕不至後雖白晝嘗見其在旁久而病瘵日甚其父

亦授徒他處亟來叩之不言固問始吐實云陸次孫[illegible]我父驚惋具舟遣歸女已在舟中矣歸而坐臥相隨妻雖同牀弗能間未幾竟死

任迥

宣和二年京師富子任迥因遊春獨行出近郊酒肆少憩樂其幽雅未即去店姥從中出回顧內呼曰吾夜分乃還宜謹視家即去迥竊望簾內一女子絕妖冶心殊慕悅而難於言女忽整容出盼客微笑服飾雖不華麗而潔素可愛迥招與坐以言挑慰女曰吾毋赴村中親舍宴席家無一人止妾獨身耳迥心神流蕩不禁遂縱言調謔命酒與

飲相攜繾綣薄暮而毋歸入門見迥在內忿然作色曰吾女良家處子汝何敢無禮相污迥無詞以荅但泣拜引罪久之姥忽易怒笑曰汝既犯吾女無柰矣當遂為吾壻則可解不爾則縛送官矣迥思已未娶又畏成訟唯而從之姥曰若爾無庸歸少留旬日吾自遣信報爾父母於是遂諧伉儷夫婦殊惬迥惟防禁甚密毋子更迭守視不許出中門但兀坐飽食而已一夕未寢連聞扣戶聲姥啟扉有男子婦女二三十輩扶攜而來且得色言曰城內某坊某家今夜設大筵宜往赴姥呼女同行而指迥告衆曰奈此郎何衆曰偕往何害乃空室而出迥深憂疑之而弗敢問

俄頃到城門門閉已久衆躇躇謀所以入姥聳身穿隙而
進衆與逈隨之皆無礙及至市燈燭販鬻與平日不殊到
一所謂其家方命僧施法食三大斛衆拱立環繞爭搏取恣
食至於幾盡逈駭曰吾許時乃為鬼耶始大悟挺身走
入佛座下跧伏不動熟視同來者詭形怪狀皆鬼也競前
挽使回逈不應姥與女眷眷不忍釋至互相詆悔流涕望
焉乃去天將晚此家屏當供器見而驚曰有奇鬼在此取
火照之逈出具道本末迨旦送之歸家家人相視號泣蓋
一去半年無處尋訪以為客死矣調治數日乃復人形[illegible]
驗故處但荒榛蔓草耳

鬼小娘

福州長樂人劉監稅之子四九秀才取鄭明仲司業孫女淳熙初女卒越三月瘞於鄭氏先壟之旁既掩壙劉生邀送客飲於庵中忽一蝶大可三寸又似蟬飛舞盤旋於左右十數匝劉異之戲言得非吾妻乎倘冥途有知當集吾掌上蝶應聲而下集於右手開移刻乃去遺二卵生客爭起觀劉呼一婢使藏之且嘆且泣少頃一婢來舉止聲音全類鄭氏衆初以爲狂至於還家亟發劉匳取冠裳釵珥被服如所素有仍歷數其夫某事爲非某事妄有何過某僕有何失皆明的不訛夜則登牀相如鄭生時明日區理

家業而後林莊祖簿書右力親嘗以為鬼小娘其父嘗田僕也嘗求倪女女不復待以父禮啞啞罵之曰汝去年負穀若干斛何為不償令他僕執而撻之之如是五年劉生卒俾即時洗然如夢詢所見莫知

程喜真

新淦人王生繼為閩間麼氏而稍知書最喜觀靈怪積書鎖高議神異志等書紹熙二年三月出郊遊春忽起妄念謂往古以來有多少奇怪靈異之事我未之見也今此[illegible]鄉村迥野豈得無之誠願一覩正思慕間一美女信步[illegible]前斂容道萬福王問其姓氏答曰我是城中程虞[illegible][illegible]

小名喜真被媽媽嚴切每日定要錢五千如不及[illegible]遭箠打喫受不過不免將身逃竄未有歸處幸遇郎君不知可能收留歸宅供婢妾使喚否王生方二十六歲稚憾所望但以父母在堂不敢帶入語之曰我欲權寄汝在守墳僕家數日却營辦道路盤費相攜去外方穩便團聚汝意何如女曰諾乃挾與偕行置於所親張官人墳舍三取父錢百千買小舟載女東下而駐於豫章廣宜商販濟時度日久而消折殆盡女素善針指日繡頻簏之屬出售至三年八月在市茶肆坐有雲游[illegible]道人過而顧之謂王曰此女子非人[illegible]為鬼不[illegible]今君之身妖氣充滿禍至无日不

可不慮君能行[illegible]僧法書符救人當爲任此責即研硃作
符一道付之上遠邸時[illegible]與司命王奉其戒納符於[illegible]竈中
女已娶殷慄俄雷火爍爍從竈中出徑入房室[illegible]
女趣大叫王走視之寂無人矣

雎右鄉

雎右鄉海州鉅平人父祖以農桑爲業至右鄉獨[illegible]
作文賦詩爲鄉里稱道年甫二十娶同里秀秀[illegible]
而慧紹興辛未染瘵疾而卒瘞州東山之阿[illegible]
憂殊不能堪月夕花朝未嘗不興念是歲冬與[illegible]
以省親道[illegible]
[illegible]

扉半掩寂無人聲進抵中堂不聞煙火氣唯小童睡於
庭下井坐久餒甚無由可辦食從童求之童入報俄酒殽
畢集一少婦靚飾華美斂容前拜與同席雖愕然細視之
乃故妻也然不敢發問酒數行婦曰與吾夫相別累月痛
念不曾忘雖方悽惶間喜於延納恍如醉夢中弗記其死
歡䙝如平生飲訖就寢繾綣情通當晝亦迷戀遂一住十
日不言去婦忽慘顏言我已別嫁人了君不宜處此雖始
大悟猶與之惓惓共被熟睡既覺則身與僕皆卧於叢
之中樹橄之下嗟惋還鄉為之脩設水陸齋以資冥路竟
怏怏成疾以死

崔咸

陪陵崔咸少習靜家於相州居常葺理園林獨在齋中夜雷雨後忽有一女子年十六七踰垣而入擁之入室問其所從來而終無言咸疑其遁者乃深藏之將旦而斃咸驚懼未敢發乃出於里内占其失女家須臾有奴婢六七人喪服行語若有尋求者相與語曰死尚逸況生乎咸從而問之對曰郎君何用問固問之乃曰吾舍小娘子亡來二日昨夜方殮被雷震尸起忽出不知所向咸問其形容衣服皆是宵遁者乃具昨夜之狀引至家驗之果是其尸衣裳足履皆汙泥其家大異之歸將葬其尸重不可致咸

眞洒祝語之乃去

嚴尚書

嘉興優人頗得名隣暮一舟泊其門言湖州嚴尚書相公招戲促請登舟優從之行食頃至一處華居敞爽陳設甚豐燭光下冠裳揖遜者二十許輩談吐詳雅皆朝紳逸老也即席召首優前曰吾知汝輩伎精絕然不可鳴金鼓老人衰態爾勿訝也優拜命唯謹喧笑甚濃所餽食優人者亦香潔可口戲方酣一優閒隔窓呼聲心念巨室不應庖逼太近就隙窺之見庖丁走卒皆奇形異狀或朱其髮或靚其軀或角而鬃或翼而喙其礪刀縷切又皆死人頭足

之類也大駭遂以告同僚次第來覩所覩皆同憂怖無以為計為首者約戒悉作戰伐以出金鼓齊振呼聲震動座客並為改容俄而聲甚悉下堂走散燭亦都滅俯視遲光滿天身存叢林古墓之下藉草待旦各嘔出夜來所食為是人肉其優有醉療者鼻皆窒泥明旦視墓道云尚書嚴公神道乃國初户部尚書嚴震直也徒行二十里得人家告以故人云所見一舟飛渡前港怪舟上人無足乃知諸郎為鬼迷也

李陶

天寶中隴西李陶寓居新鄭常寢其室睡中有人搖之

驚起見一婢袍袴容色甚美陶問那忽得至此婢謂女
郎欲相詰頃之異香芬馥有美女從西北隅壁中出至牀
所再拜陶知是鬼初不交語婦人慚怍却退婢慢罵數四
云田舍郎待人故如是耶令我女郎愧耻無量陶悅其美
色亦心許之因紿云女郎何在吾本未見可更呼之婢云
來又云女郎重君情緣且將復至勿復如初可以殷勤也
及至陶下牀致敬延止偶坐須臾相近女郎貌既絕代陶
深悅之留連十餘日陶毋躬自窺覘果使左右呼陶陶恐
阻已志亦終不出婦云大家召君何以不往得無坐罪於
我陶乃詣毋毋流涕謂陶曰汝承人昭穆乃有鬼婦乎陶

云陔之自爾留連半歲不去其後陶參選之上都留婦在房陶後遇疾篤鬼婦在房謂其婢云李郎今疾亟為之奈何當相與併省問至潼關為鬼關司所遏不得過者數日會陶堂兄亦赴選入關鬼得隨過其夕至陶所相見忻悅陶問何得至此云見郎疾甚故此相視素所持藥因和以飲陶陶疾尋愈其年選得臨津尉與婦同衆至舍數日當之官鬼辭不行問其故云相與緣盡不得復去言別悽愴

自此遂絶

京娘

章丘暨彦穎以乾道庚寅秋省親臨濟回天色未[illegible]晡而[illegible]

味莫晦謂為日暮求托宿之所得一邸店而君寄[illegible]
內一女子推户欲入問為誰搓手不荅且掩其口暨在[illegible]
菸深悅慕其貌又密問之對曰我即南隣京氏處女也知
爾至此故竊相就暨大喜留與共宿未晚促起程因隨歸
里情好轉篤月之曰京娘經歲餘同一家出遊野外見墓
祭者皆列紙錢忽大慟曰未知我父母曾為我添墳上土
否泉駭而扣之不肯言晚歸舍亦默中宵長嘆執暨手曰
我實非人死去已久但精識不泯得以周旋世間與君有
夙契得偕伉儷之歡茲暫請別明年今日當再會面於郊
矣遂趍出不見及期果遇之泣叙睽闊暨挽與歸辭不可

曰會合有時非由我也我便去只遣一僕相隨君不宜出
乃如之僕躡步可三里許抵茂林女入其中有數侶伴出
迎載以驢而逝暨憶念成疾竟致淪喪臨終猶咨嗟稱京
娘不已

裴徽

河東裴徽河南令迴之兄子也天寶中曾獨步行莊側於
中見一婦人容色殊麗贍靚豔洪久之徽問何以獨行答
云適婢等有少交易遲遲不來故出伺之徽有才思以
詞相誚婦人初不易色亦獻酬數四前至其家邀徽[illegible]
室宇宏麗入門後聞老婢怒云女子何故令他人來[illegible]

中寧有此事女辭門有賢客家人問者甚衆有頃[illegible]婢扶[illegible]
門徵辭謝舉動深有士風須臾張燈施幕邀徵入坐侍數
人各美色香氣芬馥進止甚閑尋令小婢子出云裴郎何
須相避婦人出不復入徵竊見室中甚豐設綺帳錦茵如
欲嫁者獨心喜欲留會腹脹起湊廁所持古劍可以辟惡
廁畢取果劍紙忽見劍光粲然執之欲迴不復見室宇人
物顧視在孤墓上叢棘、因大號叫家人識徵持燭尋之
去莊百餘步瞪視不能言、久之方悟爾

新繁縣令

新繁縣令妻亡召女工作凶服有婦人𡡉麗殊絕縣令

悅而留之甚見寵愛後數月一旦憔悴言辭哽咽令怪而問之曰本夫將至身方遠適所以悲耳令曰我在此誰知我何第自飲食無苦也後數日求去止之不可留銀酒杯一枚為別謂令曰幸甚相思以此為念令贈羅十疋去後恒思之持銀杯不捨手每至公衙即放案上縣尉已罷職還鄉里其妻神柩尚在新繁小故遠來移轉投刺謁令令待甚厚尉見銀杯數竊視之令問其故對云此是亡妻棺中物不知何得至此令歎良久因具言始末兼論婦人形狀音旨及留杯贈羅之事尉憤怒終日後方開棺見婦人抱羅而臥尉怒甚積薪焚之

顏鬼子

南京浦口守禦指揮顏生者弘治初轄漕舟入京阻風於高郵湖有漁舟過之呼市其魚覩舟尾一女子綻豔年可十七八雖衣弊不完而其足纖甚顏心動呼漁翁問之翁曰是某幼女亡母無依用與偕出命女登船艙下拜顏以二帨賞之既去思之不置命旗甲往探之曰汝肯令此女為吾上作人乎翁曰弱息賤恐不足辱大貴人其誰敢拒遂命顏大喜即以二十金聘之翁送女入舟歡飲而去其女賦性婉順舟中人交慶以顏之得其妾也抵京竣事挈之歸見其母與妻又悅而厚待之歲餘生一子其夫人尋卒

以女為下堂姻族號為賢婦女每朝粧必閉門塞竇絕[illegible]令人見一日頰夫明而出女叱其婢將兒出外吾欲梳頭婢疑而窺之見女兩手取其頭置膝上梳粧粧畢復置於項却復故態而坐婢驚走白大家夫人鬼也其母不信就罵其婢婢言不敢妄也乃拉其母伺覻果如所言母亦以告頰且曰此妖物盍謹避之頰大不樂曰母嫌我妻正言誚讓可矣柰何發此不根之詞母曰非也女當自覩明旦頰佯稱他出潛歸伏閤外而覘焉果見此女手取其頭案上簪花郎大呼排户以入女倉皇遽入牀下而隱首人髑髏也急取其子驗之無他異後一年復以遺

高郵貢漁翁已不可得問之同儕云初此女附板[illegible]
至川云漁舟翁留之而托言巳女也正德中類生過其[illegible]
忽大風遺嬰有頃而霽遂得疾歸卒於家人復疑其為[illegible]
所致云其子今襲父官人目之曰顏鬼子

七五姐

房州人解三師所居與齊秀才書室為隣一女七五姐自
小好書每日竊聽諸生所讀皆能暗誦其父素嗜道教行
持法書女遇父不在家時輙亦私習年二十三歲當淳熙
十三年九月招歸州民施華為贅壻華留未久即出外作
同至十五年四月通三師書因寓寄信告其妻曰我在汝

家日為丈人丈毋凌辱百端况於經紀不遂今狼跡汝寧
府汝猶處耐靜勿萌跋遁之心容我料遂意時自歸取汝
女覩畢掩泣即日不食奄奄如勞瘵以八月死華不知也
後兩月正在遂寧旅舍忽見女來驚起扣之曰自房陵抵
此千里之遥汝單弱婦人何以能至答曰緣接得汝書後
愁思成疾父母不相憐惜反行責罵已寫一帖子置空中
託言投水切莫相尋由是脫身行乞受盡苦辛兩脚皆穿
使得見爾華視其經行霜雪中衣履破碎拊之而哭攜手
入房飽以肉食及買衣與之遂同處於彼華資囊頗豐
紹熙二年冬欲與妻還三師家堅不可乃還歸州明年

月解師隣人田乙驚言七五姐亡去三載何由得隼郝
在此女曰我詐父母亡赴水而潛來訪施郎非真死也田
大惑許仍不欲書言及房陵為三師道所見三師不信但
發女柩火化尸朽腐矣四年華遷居荊南明年解三師始
聞之遣男持書信驗視見華與妹情甚好洽住數月相率
來房州解氏喜置酒召會諸親諸親共云七五姐不幸夭
逝於今七年且又焚化了此殆精魅假託耳必為施郎不
利宜思其策三師心為動明日招法師來考治女怡然自
若法師書符未成女則書一符破之法師再書黑官捉鬼
符女作九天玄女符破之法師不復施他技撫心則顧之曰

汝的是何精靈耶女云我在生時盡讀父法書又於夢中蒙九天玄女傳教我返生還魂之法遂得再爲人求得住世吾常有濟物之心亦不曾犯天禁忌爾過愆甚多有何威神治於我法師不能答而退女見父母親戚如初又云元年辭氏盡室遊翫郊野到女墓處漫指示之女大笑奔走入山鬼乃絶

廣豔異編卷之三十三

印月軒主人彙次

鬼部二

王煌

太原王煌元和三年五月初申時自洛之緱氏莊乃出建春門二十里道左有新塚前有白衣姬設祭而哭甚哀煌微覘之年適十八九容色絕代傍有二婢無丈夫侍婢曰小娘子秦人既笄適潯東裴直未二年裴郎乃遊洛不復小娘子訝焉與某輩二人偕來到洛則裴已卒矣[illegible]於此故來祭哭耳煌曰然則何歸曰小娘子[illegible]孤無[illegible]家何

歸頃婚禮者外族其舅已亡今且駐洛必謀從余[illegible]

曰煌有正官少而無婦莊居繼氏亦不甚貧今願猶微[illegible]

試為咨達婢笑徐詰姬言之姬聞而哭愈哀婢牽衣止之

曰今日將夕矣野外無所止歸秦無生業今此郎君有[illegible]

官而年少行李且贍固不急於衣食必欲他行捨此何適

若未能抑情從變亦得歸休齊側不聽其言耶姬曰吾結

髮事裴今客死洛下綢繆之情已隔明晦粉身碎骨無謝

裴恩未展哀誠豈忍泯滴淚勿言吾且當還洛其婢以告

煌煌又曰歸洛非有第宅決為客居於繼何傷婢復以告

姬顧日將夕歸無所抵乃欲哀辭煌言禮欲申哀咽良久

煌召左右餘騎與煌同行十餘里借宿彭婆店禮設別榻每聞煌言必嗚咽而泣不敢不以禮待之先曙而到芝田別業於中堂泣而言曰妾誠陋拙不足辱君子之顧身今無歸已沐深念請備禮席展相見之儀煌遂令陳設對食畢入成結構之禮自是相歡之意日愈殷勤觀其容止婉娩言詞閑雅工容之妙卓絕當時信誓之誠惟篤而已後數月煌有故入洛洛中有道士任玄言者奇術之士也素與煌善見煌顏色大異之曰郎何所偶致形神如此[illegible]曰納一夫人耳玄言曰所偶非夫人乃威神之鬼也[illegible]遺絕尚可生全更一二十日生路即斷矣玄言遂[illegible]

救也煌心不悅以所謀之事未果白衣遣人請煌意尤切繾綣之思不可形狀更十餘日煌復入洛遇玄言於南市執其手而告曰郎之容色決死矣不信吾言乃致如是明日午時其人當來來即郎死矣惜哉惜哉因泣與煌別煌愈惑之玄言曰郎不相信請置符於懷中明日午時賢寵入門請以符投之當見本形矣煌乃取其符而懷之既皆去玄言謂其僕曰明日午時之出妖當來汝郎必以符投之汝可視其形狀非青面耐重鬼即赤面者也入反坐汝郎郎必死死時視之坐死耶則死耶其僕潛記之及時煌坐堂中之田妖果來及門煌以懷中符投之立變面為耐

重鬼〻執煌已昏矣問其僕曰汝主柰何聽妖道士言令吾形見叉捽煌臥於床上一躋而斃日暮玄言哀〻假〻煌已死矣問其僕曰何形僕乃告之〻玄言曰此乃北天王右脚下耐重也例三千年一替其鬼年滿自合擇替故化形成人而取之〻煌得坐死滿三千年亦當求替今既臥亡終天不復得替矣前覩煌屍脊骨已折玄言泣之〻而去此傳之僕人故備書焉

褚必明

鎮江褚必明醫人也少業舉子弗偶乃棄儒業醫學[illegible]岐黃之〻精蘊察藥餌之〻君臣遠近迎接者絡[illegible]

[illegible]繹於道一時

稱國手云正統乙巳因視疾往遠村歸抵中途天色已暝俄大雨如注雷與電交作風送雨聲悽必明甚怖不能前進俄見路傍一叢林蓊鬱可依疾趨避之至則昂然一居所且燈燭有光必明見之大喜過望隨扣其門忽見一丫鬟秉燭而出問曰客何來必明曰夜深迷路且值暴雨欲假宿耳丫鬟喏喏引至中堂入報少頃一女盛粧出迎花容靨西子月貌賽姮娥丰采動人異香滿室年可十八九接必明敘禮畢坐分賓主言詞舉止悉中矩度茶罷女起問曰官人尊姓閥閱何居必明揖曰僕本郡鄙人以醫為業因遠視疾迷路至此暫借貴宅一止宿未審容否女即

一嘗之既而泣下曰妾早喪嚴君煢嫠失偶即今春秋十八矣每因時而感嘆恒覩物以傷情詩云趯趯阜螽嚶嚶草蟲微物遇時常能感與矧人爲萬物之靈反獨守閨房而空老耶妾之概嘆者殆此耳必川聞言大悟乃徐言曰日月逝矣歲不我與青春易失良晤難期且男女居室人之大倫故詩咏關雎易首咸恒河間女子非不足稱而西廂佳人尤企仰止耳娘子年芳美貌何患無配偶不棄[illegible]生敢效魚目之混珠也女笑而謝曰誠良緣事出天定矣[illegible]人耳郎攜生手共至臥榻見壁中挂採蓮曲一幅曲乃君娘[illegible]所自製者生朗誦之曲曰采蓮朝下湖西曲短袂[illegible]

粧束小紅艇子鴛雙槳蕩破搖搖鏡光綠荷葉蔣[illegible]
尖兜央兩兩護波紋荷錢却喜似儂鈿藕絲還與[illegible]儂[illegible]
湖頭昨夜西風雨沙嘴新添三尺水翠倒紅翻相向愁波
心半露青蓮子采蓮復采蓮回舡止迎浪不惡歸去遲[illegible]
燕明月上明月圓圓湖水秋清光滿面照人羞郎家只隔
湖南宅咫尺橫波日夜流湖南後湖南彼岸石頭巖欲上
無由上掩面空自慚閱誦既畢深皆其妙遂解衣就寢極
其歡美彼此繾綣之私情尚有不待言者久之女復請曰
與君一夕夫妻猶勝百年姻眷君自今以過此毋忘舊情可
也生心疑其言已而聞雞鳴聲女辭起衣生復就睡夢中

不覺一張目但見天色爽明日光映體亟起視之乃坦臥於一荒塚間焉

三趙失舟

淳熙十二年宗室中有叔姪三人自臨安調選歸其所居同邑當四五月之交共買小舟經吳興過溪中一灘日午風大作天色晦冥若有物執其柁郎時淪覆卒水淺得不溺死既達岸茫不知為計俄一籠漂至前視之則叔勑牒袍鞾之屬雖遭渰浸略不汙濕叔甚喜二姪泣曰叔無所憂恼柰我等何繼又一籠至二姪文書在焉日已[illegible]投宿村舍淩晨徒步而出見田父荷鉏治地望其[illegible]

之告以故女曰何不往問趙法師可知底蘊且語其居處
遂行訪問亦宗室素相善者趙歷扣曲折云彼處乃小小
川瀆何能壞舟船必有異吾行制神鬼術當相為考召立
可見矣作法纔畢鬼物已盈家其為首者蓋向所遇田父
也趙責數之仍索舟中物一一皆在悉為此鬼家屬服用
者郡城所謂冠珥首飾則婦女攙為粧具趙怒罵曰汝既
溺人舟又竊取所齎安得逃罪欲行繩治次對曰某忝為
當界土地前此數日被城隍司公牒指名覆此舟諸物皆
據牒交領惟三人誥命乃書制非籍中所載物旋送還之
矣牒尚見存可以驗視趙取而明之竟無以罪於是釋使

僊隱客

濠梁士人林森字秀實攻苦讀書汲汲以功名為念憑城市喧雜於村野營一室每夕脩業至三鼓忽窓下有人聽其音則女子也呼曰功名富貴真難致讀書中夜何曾睡時月色明潔傍無僮奴知其為異叱之曰汝何鬼耶故以半夜來相戲侮笑曰我乃南陵仙隱客吾父令汝為君[illegible]森望其容儀甚美啟户納之而出語詈責女曰無用生[illegible]心我只是南陵王知縣女先人已沒有遺文在此[illegible]學思舊故命我嫁君吾家更無他人至於以室女[illegible]

媒自獻用是不欲向晝來因出一紙書示森意其[illegible][illegible]也森年少介處喜於得配遂留共寢至旦而去自是不間朝暮或經月不窺外庭森如醉夢迷罔了不復覺其所居往來踰年生一子森因抱撫嬰孩謂女曰我既為汝家壻而不一到汝家宅於心常不安盍偕往乎女不可森始疑焉自念昔聞盧充幽婚得無近似即訪於近隣聞王知縣宅安在皆曰不在此惟有女葬於南岡上今二十年矣森拉其人同詣墓次見一竅如鼠穴穿徹於中懼而歸舍女正卧床上憾之森具以所見知之默無一語若有愧容挾兒徑出森買酒奠其墓且以石窒穴泣而別去明日還城

中自下

揚州興化縣士人孫本與三六友乘舟夜行至水莊無人處一白衣男子求載衆念此地非人跡所經寧有夜半附舟之理必異物也因紿之曰請下舡但舡中人衆必皆卧舡艙內乃可容男子曰亦可泊舟登焉甫入衆閉板牐[illegible]入艙覆以卧其上以壓之至五鼓求出曰我有事之親[illegible]處乞停舟先登衆不應即漸天曙於內大呼求出衆果不應至日高啟艙視之不見白衣乃得大雄雞[illegible]延供早膳笑攜諸揚州市肆易酒十壺而[illegible]

龍其雖忽失去殊不悟其魅也他日木叉以事[illegible]見[illegible]白衣如前求載衆乃令其入艙乃笑曰爾又要將我擲酒乎衆大笑雖亦揶揄而去

張生

張生餘慶年十四其老家奴王某有女年十二絕美婉[illegible]相得遂有巫山之講且曰吾它日為官則以爾為次夫人其女還往因循至十六忽有孕欲產其父不知其為何人種也叱責其女何為不守視其女以至此今其夫家刻期成婚矣柰何女亦不諭其故父怒甚鎖之一空室予繩一綟令自縊女啼呼乞命而人莫能勸少若遂就死焚其[illegible]

得[illegible]鬼焉衆共嘆惜[illegible]飲泣而已然家衆多知者
惟乃祖郎中公病俛父母不之覺此老乃以其妹嫁夫宗
是後餘慶時々見此女紅裳綠衣於靜中現形如此非一
及餘慶將娶之又見女來賀曰大舍成親乎吾當以一白手
[illegible]及成婚三四旬枕下忽一人臂扶之以為妻之臂也問
見
之答云無有餘慶心知為女不敢言此後盜室獨處往々楊
[illegible]衆不[illegible]追病[illegible]且死頻々盛粧而至至則[illegible]
求[illegible]
[illegible]方不能祛乃祖延一道者教以脩煉術夜半[illegible]
楊聞其夢中
[illegible]寺[illegible]被視之[illegible]精在蓆道者[illegible]
行述向[illegible]婦以吾道
[illegible]者一[illegible]曰君[illegible]

乃翁前三月必謂攝見效而君有此[illegible]
有十二也道者向空祝曰若痊[illegible]以栽子夙緣未[illegible]
陽壽合終今夕冉至不當夭則舍之而去其夕餘[illegible]見
此友至力求歡好餘慶坐以釋之九三夕不肯歡歡十五
白七年僅二十九

書廿七

閩中士人王克已居華亭以教學為生淳熙初有宗室趙
通判在烏戍約之為館客久未得往因閑步一嶽廟遇一
婦人緩行綽約明媚一女僕持小青蓋仍挈合諸列位再
拜焚香畢挐而出是日適無他人遊玩王生隨以行可數

十步婦人回顧曰先輩何姓王驚喜拱答曰克己姓王徐
問娘子為誰氏笑而弗應俾視所持扇上有書廿七三字
王疑非良家且人無姓者畧未及詳語婦人取香合付之
曰欲此物否曰幸甚既得之婦徑前進度一里所入小寺
人跡稠雜遂失所在婦容頗色端重雖與客叉酬報略無
蕩心而王迷迷念頗切殊往來於方寸不置後數日趙方遣
僕馬持書來迎牘背批廿七日始大嗟異旋書館每捧翫
香合常置几間家婢送茶至生童處訝其物全似主母殉
將柩中者歸言之趙取驗視信然亟詣王扣所從得初猶
諱匿逮於再四且[illegible]蓋述曩日所覩問其服飾狀[illegible]

士喪小寺者敢登處悲悅哭泣趣議舉塋啟殯之[illegible]

一小簸僅容指云　　棺

來儀

高郵張同知世文有奴子來儀年弱冠使之運小舟請客中流旋風大作舟幾覆衆爲懼然居數日忽見空中一女子身首皆作宮裝自空而下云我天仙織女也愛汝俊少欲爲夫婦來儀不從欲執而鞭之久之乃去明日又至[illegible]至有二僕者青衣小帽號曰先鋒一名張賓一名王友先令二僕下報或持書一封曰仙姬至矣如此非一日張公里中有王氏女以夫貧不娶夫死自縊而死張嘉其節爲

言於有司欲表其閭自意此童子得非因王氏之故乃為怪耶言才已凡左所言義王氏閨女也感汝意厚故來就汝汝何用固辭並拒不從張乃為文祭女言汝從一而終方有鄉曲之譽奈何為此自汚將為人唾罵或是他鬼託汝以假名亦不可不訴諸天曹治之祭畢不復至

鬼國母

建康巨商楊二郎本以牙儈起家數販南海往來十有餘年累貲千萬淳熙中遇盜於鯨波中一行盡遭害楊墜水得免逢一木抱之沉浮自分必死經兩日漂至[illegible]岸而登崖信腳行裁又一洞其中男女雜處[illegible]

抵多裸形而聲音可辨認一婦人若最尊者稱為鬼國母
侍衛頗衆駭曰此間似有生人氣遣小鬟出採則見楊遽
走報母令引當前問之曰汝願住此否楊自念無計可脫
姑委命逃生應曰願住母即分付鬟為治一室而使為夫
婦約僅二年久飲食起居與世間不異嘗有馭卒持書至
曰貞仙邀迎國母請赴瓊室即命而出自此旬日或一月
必往其衆悉從楊獨處洞中他日言於母乞侍行母曰汝
是凡人欲去不得如是者累累致懇忽許之飄然履虛如
騰煙雲至　館宇優寬繁麗敵極為豐潔主者占位而坐鬼
母導楊伏於桌幃戒以屏息勿動移時宴罷乃焚燒楮鏹

漸次聞人哭聲當聽之蓋其妻子與姻戚也楊欲架喚家人名皆以為鬼物交口唾罵唯妻泣曰汝沒於六海杳無消息當時發喪行服招魂卜葬今夕除靈故設水陸做道場追薦何得在此莫是別有強魂附託邪楊曰我真是人原不曾死具道所值遇曲折方信為然思母在外招喚繼以怒罵然不能相近少頃寂然楊氏呼醫用藥調補幾歲頃狀始復故乃知佛力廣大委曲為之地楊至紹熙中猶存

陳秀才

汀州陳秀才紹興中游學抵餘干入縣庠賦性愿樸[illegible]

業又高邑中二富氏子弟皆勤苦篤志慕其才請與交游遂延到書館踰三四年不言歸名儒章彥聖知其有父母語之曰離鄉力學此意固可尚然遠捨庭幃屢嘆不遠何以副倚閭之望陳但唯唯終歲不暫出門戶朋友邀之行樂亦不肯從或勉強陪隨旋踵即返人益詫其謹飭初不他疑慶元三年二月忽訪彥聖求辭卻諸生拜而請曰閩俗娶婦至難況於寒士某所以久於外者偏婚姻成遂誓不南轅聞吾王家有季女欲擇對使先生一言立可得矣彥聖駭怪曰彼家原無笄女君託身其舍館不應萌此念豈病狂耶陳毅然作色曰那敢妄其女嘗相窺覘彼此

屬意已久即探袖取衣中帕施數種曰此其所與者也彥聖不得已為請富氏審訂實知為鬼迷富氏下第唐不復可留命僕治裝行李厚其資贐遣之出回視卧榻若對婦人道離別語哽咽不能去纔行狂疾大作叱送僕退擲裝橐於市橋石欄干邊危坐七晝夜不飲不食縱值風雨亦不動搖衆士慮其死亡且恐傷同類列狀白邑宰樂初使傳鋪遞押歸汀州槃不聽置之於齋中迄今神采如[illegible]富氏言數年前有一寵妾終於彼處陳之所遇者蓋其[illegible]云

孫大小娘子

吴興孫提舉家居臨安既沒之後妻與二子五女孤嫠同處女皆美色長者先亡第四女為同宗養女第五女流落於永陽縣王後院乾道元年浙西大疫孫兩子并婦及第二第三女死焉妻慮禍未艾以為長女墓不吉所致遣所親少年魏二官人往新市舉焚其柩魏既至以告守菴老尼尼勸止之曰今年天行癘毒誰家不壞人口大小娘子入土數載幸自寧帖豈忍無故發暴其朽骨以起泉下之冤憤孰魏曰吾亦何心但奉宜人命為此詎容坐回尼閉拒再二不能迫乃曰待與尼說明旦來可也魏莫能曉所言姑應曰諾遂去此女盖自瘞之後常夜出至尼房問訊

醉谷聽其誦經追至四[illegible]是夜亦至尼告之曰有一因緣不斷當頗知之丙女曰吾固知之煩師說與魏二吾門從咎於殺當然非我丘墓所作望令歸白我母為罷此役如不動瘞冗郄自保護兩妹教他安寧尼許之至明日具以語魏魏笑而不信曰烏有此事汝妄撰造嚇我耳[illegible]喚工僕將烈力尼又請申一夕之期纔入夜女已至曰[illegible]二不聽我語但一任渠所為魏竟詣彼處掘塚斧其槨[illegible]揭蓋板女奮身起坐顏貌如生注目視魏發聲大笑魏[illegible]慄如仆良久稍蘇急焚香謝罪復掩其槨孫氏之病[illegible]愈

高氏婦

鄱陽柴步龍安寺原有高氏婦影堂不記何時所立寺輪差童行分職香火紹興三年當安淨者主之悅慕畫像因起淫泆之想每夕禱之曰娘子有靈不惜垂顧如是累旬一日黃昏後忽見婦人身披素衣立於佛殿角顧之曰齋我者乎安淨已不識也敢問為誰婦曰無用見詰我今留錯到此尚無投跡之地淨曰茲不消辦正恐不如意耳婦曰但得粗容一身又何所擇淨郎邀入其室請暫寓止婦曰既占汝床汝却宿何處曰不敢言是時房內無燈遂相與同寢聞五更鐘聲遽起約今晚再會往返半月淨頗疑

其所從來且未嘗分明覩厥狀一夕至差晚適明燈在於
婦問何故有燈曰方書寫看經文跡了即便去之淨始得
熟視全與高氏像同燈既滅乃知鄉里姓氏不肯答淨曰
豈非高夫人乎婦曰何必苦苦相問我平生本端潔之人
緣汝祝禱不已故爾犯戒今既相認誼難後來料因緣只
止如此耳亦情分太淺薄矣隨語不見自是遂絕

閻庚

張仁亶幼時貧乏恒在東都北市寓居有閻庚者馬牙荀
子之子也好善自喜慕仁亶之德恒竊父資以給其衣食
亦累年矣荀子每怒庚云汝商販之流彼才學之士於汝

何有而破産以奉仁亶聞其辭謂庚曰坐我累君今將適諸白鹿山所勞相資不敢忘也庚久為仁亶胥附之友心不忍以謂仁亶曰方願志學今欲偕行仁亶奇其志許焉庚乃私備驢馬糧食同去六日至陳留宿逆旅仁亶舍其內房房外有牀久之一客後至坐於牀所仁亶見其視瞻非凡謂庚自外持壺酒至仁亶以酒先屬客客不敢受固屬之因與合飲而酣歡甚乃同房而宿中夕相問行李客答曰吾非人乃地曹耳地府令主河北婚姻絆男女脚仁亶開視其衣裝見袋中細繩方信焉因求問己榮位年壽鬼云亶年八十餘位極人臣復問庚鬼云庚命貧無位祿

仁亶問何以致之鬼云或絆得佳女配之有相當能得耳今河北去白鹿山百餘里有一村中王老女相極貴頃已絆與人訖當相為解彼絆此以成閣侯也第速行欲至其村當有大雨濡濕以此為信因訣去仁亶與庚行六七日至村遇大雨衣裝濕汙乃至村西求王氏舍焉款門久之方出謝客云家有小不得意所以遲遲無訝也仁亶問其故云巳唯一女先許適西村張家今日納財非意單寡此乃相輕之義巳決罷婚矣仁亶等相顧微哂留數日主人極歡仁亶乃云閣侯是巳外弟盛年志學未結婚姻主人辭以田舍家狀有 吾色仁亶固求方許焉以馬驢[illegible]

為贊數日成親畢留閣侯止王氏仁亶獨往主人[illegible]
其後數年仁亶遷侍御史并州長史御史大夫知政事[illegible]
裹累遇提挈竟至一州

賣魚吳翁

臨安中瓦市賣凍魚吳翁與一子并婦同居晚得孫女醜兒愛之甚適周晬翁死淳熙二年三月婦在門洗衣聞人呼聲舉頭則翁也死已九年矣婦昏昏如醉全不省記翁問小乙何在曰出市賣魚矣翁曰我今在湖州市第五橋邊做經紀將汝洽魚刀來婦取與之問醜兒所在指示之翁呼其名隨仆不省翁亦不見矣急喚夫歸醜兒已死翁

人家於壽門外逐將女柩瘞翁墓下吳生欲驗翁蹤跡後三日往北關訪之入茶肆問一媼曰有吳翁賣魚今日不來指此棚下大紙傘曰是其坐處也逐日逐賣得此老數日前却抱得十歲一個女兒來央我與他梳掠吳云其所居何處望告我我與有親欲見之媼曰不曾詢他住址但每日辨曉來過午即去吳悵然而返及北關已閉門乃往同行鄭二家告之故不覺淚下鄭曰世間安有是理汝且寬省莫成狂痴留之宿明旦復詣茶肆少焉望見翁首戴一盔左手攜醜兒醜兒挾三腳木架來吳趨出呼翁翁不答即攜女去吳起逐之行急則翁亦急行緩則翁亦[illegible]

常相隔十步許值軍人負草來隊伍寨望遂相失[illegible]遂
不肯肆媼云吳翁原來是汝爺適怒告我云極怪汝不書
相見所以走去吳還家與妻言欲與偕往冀得再遇一守
一逐當可及隣里止之曰汝只為一女故如此安得死人
能出青物宜一切割斷勿復為念吳乃止越兩日別有軍
卒款門語其妻曰吾營寨在龍山白塔畔寨前賣凍魚吳
翁倩我來說令索女孩兒衣服青羅衫紅綃中衣并紅鞋
之屬妻記亡女實有之喜甚其消息真實挽卒少駐俟夫歸
辭曰吾身隸兵籍今日當請粮不敢留汝家自送往可也
卒去而夫歸迨旦夫婦請龍山逢時卒邀與訪翁於所館

張木匠家尋之張指小室曰在此宿今日恰北出似聞欲入城取孫女衣服且問其翁女狀貌張言其狀儼是乃亟由赤山埠尾逐之過淨慈寺遇賣紙者適相熟試問之曰一老翁領一小女來女要紙撲與之去未半里吳亟奔逐望前竟不見捫膺而歸隣人相勞苦之又勸焚其骨以絕妖妄是時寒食因上塚啟瘗視之唯存兩空棺翁女之尸皆無矣其後影響遂滅或以為尸解云

南陵美婦

宣之南陵在漢為舂谷縣古邑也民某生者就[illegible]

邑治大門

之傍開酒店嘗以月夜出戶遙見婦人若自[illegible]

堂而來見

生即與笑語時東平郭兗高叔為宰生謂姬妾狼藉不敢
應婦人前執其手徑趨店內生固市井屠沽而迷於色便
留之寢旦而去他夕復至如是數月每至必有贈餉初得
錢久而攜銀盞浸浸及於餅罌所獲不勝多益疑為竊主
家物然貪才溺愛不以為虞因往郊西行幹遇道人乞錢
見生顏色枯燥語之曰汝滿面是邪氣將死於鬼手生驚
悟弗隱盡以告之道人就近舍求紙二寸許書一符使貼
於房門是夜聞婦人怒罵曰我以至誠待汝汝受我物亦
不薄將終身是托何乃遽起妄心一旦如是我非長待不
敢入以汝背恩忘義將棄汝既悵然而去經數日復扣

門言曰汝不義已甚使人不堪明日夜當治汝又去生始
大怖坐而須曉始徙於他房由此遂絕

周氏子

鄱城周氏子未娶獨寢處門下一室讀書抗志勤苦一夕
夜過半有隱士着道服杖策窺戶稱姓名倩謁其狀奇古
美鬚髯對坐相賞良久乃去如是踰月不以風雨輒來忽
挾一女子至容色倩麗衣服華好立侍於側隱士笑曰吾
嘉君少年而力學若此前程未可量故攜小女來奉伴於
是三人鼎足坐隱士旋引去女令周吹燈解衣登榻隱士
絕跡而女夜夜來嘗持一物饋周曰是熊膽也服之最能

明日可夜覩書周受而食之出入期年形體消瘦父疑詰
詰之始不肯言加以怒罵乃備述底蘊父即日挈之徙舍
招醫治視云元氣耗散矣是月十日將不可為遂進以丹
補救之藥歷時乃安

張京安

貢士張某知浙之遂安縣其子京安年十五隨之官有處
州通判王君者安慶人以柩櫬下遂安張侍坐從容問
幾男子張言有子京安乃曰君它日令詣衙中一見既旋
事還處州張遣京安見焉初甚喜問婚聘未答云已聘某
氏即慘然不樂曰已聘乎出文房具為贈而遣之京

解其意是時通判有女年十六以懷春不遂而病欲以歸
京安而不許也其女不久竟卒停柩於承天寺有學子李
生者嘗攜書自館中歸見一女子立於寺門招與揖問郎
君誰家李生以告乃曰姊何姓曰姓陶寺隣東家子也閒
子未婚能同吾啜茶否子辭以歸飯曰我同子歸因相[illegible]
戲謔遂挈返舍父母不見也而生獨狂坐痴語忽忽如醉
如此數日父問之不言久而去稍甦至即復然他日父[illegible]
伺其醒問之答云陶氏女相邀父揆不病也父乃扣寺[illegible]
覓之無所謂陶氏者散步僧室則有王氏女柩[illegible]
而其旁有桃一株乃其所托而稱陶氏者也猶告[illegible]

之女父痛一子致祟具牒訴於知府知府大笑以告王郡令舁柩焚之其狀儼如生人蓋此女一念不諧鬱鬱以死而冥中猶能畢其慾債而息云

王上舍

建康王上舍以政和六年元夕與三友同出府治觀燈三友登山棚玩優戲王獨在棚下不肯前邀之弗聽蓋意有所矚見一姬緩步一女僕隨之衣不華粧不豔而淡靚可喜顧王微羞整飾冠若欲偷避王逼而窺之始撤幕首巾回面而笑王將與之語為友所牽莫能遂於是偕入委巷行人絕稀姬復在焉而友無所覩王託如廁押身相躡情

思飛揚因就與姬語姬曰我知君雅意但以寡居一弟[illegible]
男無女只小妾同居蕭索之情不言可知君果有心異日
願垂顧王曰吾方寸已亂何暇還延攜手將與綢繆因[illegible]
巷陌燈燭車馬略無可駐之地念市橋下甃石處去可舍
期乃野合而別道其所居某坊明日往詣姬出迎獎其有
信留止通宵買酒款適王暫還學宮無日不往倘有故失
期則飲膳俱廢浸以羸劣向之三友固詰其異囊游具以[illegible]
友曰此為妖異不言而知勿復沉迷以全性命可矣王[illegible]
醉而醒強自抑遏姬忽夜造其所責之我不卑已矣[illegible]身於
子禁何中道相棄王第詞謝姬留歡如初王覺氣[illegible]

思與之絕乃從友寄寢文夢其來竟病風淫而卒

張守一

張守一為大理少卿平反折獄死囚出免者甚多後有白頭老人詣前拜謝曰其非生人明公所出死囚之父也無以報德儻有防身之求或能致耳俄有詔賜脯城中縱觀守一見士人家女甚美悅之計無從出試呼前鬼問曰能為我致否曰此易事然不得久纔可七日而已遂營靜處設帷帳有頃而至女驚曰此何處守一及鬼在傍紿云此是天上因與款昵情愛甚切至七日鬼復掩其目送還家一私覘女家云女郎卒中惡不識人七日而醒

王乙

臨汝郡有官渠店店北半里許李氏莊王乙者因赴集從莊門過遥見一女年可十五六相待欣悦使侍婢傳語乙徘徊槐陰便至日暮因詣莊求宿主人相見甚歡供設亦厚二更後侍婢來云夜尚未深宜留燭相待女不久至便叙綢繆事畢女悄然忽病乙云本不相識幸衆見招令叙平生義即至重有何不暢耶女云非不盡心但適出門[illegible]垣而墻角下有鐵爬爬齒刺脚貫徹心痛至不可忍便出足視之言訖辭還云已應必死君若有情回日過訪以[illegible]幽魂耳後乙得官東歸塗次李氏莊所聞其女已亡[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持酒饌至殯宮外祭之因而痛哭須臾見女與[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乙乃伏地而卒侍婢見乙魂與女同入殯宮二家
[illegible]合葬焉